

## 司馬攻〈微笑在空中擊掌〉讀後

周志仁<sup>1</sup>

司馬攻〈微笑在空中擊掌〉一文，選自 1998 年 4 月廈門鷺江出版社出版《司馬攻文集》。本文記述作者每天飽受自家至公司二十公里路程塞車之苦的情景。文中詳述 1995 年曼谷素坤逸路的街景，那時是泰國地鐵尚未建成之時，是曼谷的交通黑暗期，作者藉由他日常必須面對的「塞車」經驗作一闡述。作者由一開始的急燥爭取路權，一直到後來以微笑代替惡臉，不僅讓行車更順利，也取得他人的友誼，讓自己的心與他人的心用微笑在空中互相擊掌。

司馬攻原名馬君楚，世代經商，1933 年出生於泰國，原籍廣東潮州，6 歲回到家鄉潮陽縣入私塾、進中學，自 17 歲後始返泰國，並於 21 歲開始在商場上奮鬥，自 1960 年代開始於商務之餘，致力筆耕，先後完成不少膾炙人口的佳作。由於其風格清新、筆調充滿感情，述說華人在異國土地生活所發生各種點點滴滴的故事，文聲除名揚於泰國，也流傳至華人文化圈。以其卓越的聲望，自 1990 年後擔任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會長至今。

司馬攻由於從小就回到故鄉潮陽接受傳統中文教育至中學，因此他的中文底子，自是較未正式接受中文教育者要來得佳。再者，司馬攻並非專業作家，商業經營方為其本業，因此自是少了書院派作者吊書袋的書卷味，卻在字裡行間流露出對人世的關懷與沈澱已久的人生哲理。本文原收入司馬攻作品集《人妖·古船》一書，就如其書名一般，他想藉著芭達亞的人妖秀與中國古沈船相結合，在文章中批判泰國燈紅酒綠的物質享受，弘揚中國文化的深厚底蘊。呈現的即是泰國華人雖生長於異地，但乃根深蒂固地受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並以身為華人為榮。

現代社會已非農、耕、漁、牧即可謀生，隨著第二、三級產業的興起，帶來都市化(Urbanization)，據聯合國統計，全球已有超過 50%的人口，居住於城市。人口集中的結果，塞車是每個人於上班期間所遇到的第一件大事，每一個人在工作前必須一、二小時受困於車陣中，影響自我的情緒更連帶影響了一天的效率。曼谷是泰國的首都亦為其工商業中心，再加上素坤逸路(泰文：**ถนนสุขุมวิท**；英文：Thanon Sukhumvit)，通過商業區、國際機場，其壅塞的程度自不待言。就如文章中作者所言：

---

<sup>1</sup> 周志仁，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推廣組組長，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素坤逸路被列為目前曼谷市區六大塞車馬路之一。這條馬路經常塞車，早晚二段時間更是嚴重，三排頭尾相接的汽車，堵死在馬路上，阻擋在我的車前。……早上的素坤逸路，堵塞著汽車排列，一般都是十多分鐘才流動一次，如果不把握機會，將車子擠入馬路，一等待，二等待，有時花半小時的苦等，我的車子還留在原地不能移動。

在這種環境開車是必須似插隊般，爭先恐後用「擠」的方能進入車道，車流如同死水般凝滯，十多分鐘才能流動一次，有時甚至要花半小時的時間苦等，因此使得人人為了爭路權而在攻守中產生許多紛爭：

我一見有空位可乘，就冒險將車頭伸出。「叭、叭、叭」汽車的喇叭聲響起來了，猛按著喇叭的司機一邊響著他的喇叭，一邊唬著臉，圓起眼睛，將兩道突突的凶光向我臉上射來。……於是，我也不甘示弱，板起了臉，以眼還眼，放出了兩道不友誼的眼光與他相鬥。有一段時間，我經常以橫眉冷對他們的三角眼，在各不相讓，但又不得不讓的情勢下，在各顯膽識，亦守亦攻的險境中待機將車子開入馬路。

這種白描式的寫法，把車中人與車外人的心境，刻畫得淋漓盡致。彷彿街頭即是大家上陣拚搏的戰場，所用的不是槍枝與子彈，而是方向盤與喇叭。透過作者精巧的書寫安排，引領我們進入其車陣內，體會曼谷街頭交通糾結不得行的現象。

雖然，當時曼谷的交通是如此混亂，但開車者的心情是可以改善的，作者從粗魯的開車習慣開始進行反思：

終於有一天，我突然萌生一個感覺：這種不友善的開車方式，於人於己都沒好處。於是，我改變了態度，把「惡臉」收起來，採取了笑臉攻勢。我首先在心中植起了笑苗，再把真情的笑移上了臉，一見有機會可把車子開入馬路，就把車窗按下，舉起了右手，向橫在我眼前的汽車的駕駛者，連連行著舉手禮。這種手勢和微笑，收效非常顯著，大多數的駕車者，見到我的手勢和微笑，便停車讓路了。……十年來我所採取的微笑「攻勢」不單得到了一定的效果，同時，由於時長月久，居然認得了不少公共汽車司機。現在這些熟臉孔一見了我的車，他們居然就把車子給停下來，並先行揮手，讓我的車子有了出路。

作者的笑臉攻勢是十分奏效的，不僅加速了行車速度，更重要的也得到許多

用路人的友誼。其中：「就把車窗按下，舉起了右手，向橫在我眼前的汽車的駕駛者，連連行著舉手禮。」這一段文字，著實令我困惑良久。以我們開車的習慣如果舉起右手和別的司機招手，開車不就很危險？後來才想到泰國是採用英制駕駛座在右方，若要招手也僅可以用右手。在此也可以看到泰國與臺灣、中國大陸不同的文化，以及中南半島受英國殖民的歷史影響。

本文在遣詞用字上，呈現泰國當地的語言色彩，如「唬著臉(扳著臉)」、「圓起眼睛(瞪起眼睛)」、「兩道突突的凶光(兩道刺目的凶光)」、「你發什麼兇(你兇什麼)」、「報施(報恩)」等。雖然詞彙上與臺灣一般的用法不同，但透過華文一下子便可以瞭解其意。很多外國人都喜歡笑華人用流傳已經數千年的活化石當語言文字，但是殊不知就是這種文字，讓數億人的思想心靈，不管你的政治色彩為何，都能凝聚在一起。另外，由於司馬攻從小接受傳統中文教育，因而從文章中可以看到中華傳統文化對作者的影響，例如：「過五關斬六將」，即出自《三國演義》；「一日需三大笑」，語出「一日三笑，人生難老；一日三惱，不老也老」；古諺；「讓禮一寸，得禮一尺」，則出自《太平御覽》卷 424 引三國魏曹操〈禮讓令〉；而中國的「緣份」觀念亦被作者所引用，所謂「同是道上跋涉人，見面何必增相惡」，一看即知出自白居易〈琵琶行〉：「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從此可見中國傳統文化觀念對於作者創作影響之大。

素坤逸路，是爲了紀念泰國第五任交通部長素坤逸對於其功業成就而命名，貫穿了機場與重要商業區，其地位就猶如臺北市的中山北路、臺中市的中港路一樣，是曼谷最主要的幹道，曼谷旅遊景點多散佈於此路段。筆者記得當時泰國的旅遊指南，特別指示遊曼谷注意事項，即是要忍受塞車之苦，若要搭飛機務請提前數小時出發，否則只有隔著窗戶當送機者。如果素坤逸地下有知，以其命名的幹道，竟是日夜塞車的馬路時，應當只有苦笑的份。如今隨著曼谷捷運的開通，也讓此路段不再終日飽受塞車之苦。若要研究 1995 年的曼谷街道，本文應當是最真實有利的佐證資料了。

回想自己從高中開始，即日日從北投至臺北市中心求學，坐公車塞車陣，是家常便飯之事。後來上大學後，騎機車穿梭凝滯的車陣，風馳電掣好不痛快。等到畢業後上班買車，享受南來北往的駕駛樂趣，箇中滋味自是不待言說。但不管交通工具如何改變，塞車總是令人不悅的一件事。開車身陷在車

陣中，籠中鳥動也不能動，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希望有「良心」的駕駛能自動迴避，留下一條康莊大路讓我通過。當然這無異是痴人說夢。隨著年齡漸增心境漸轉，如今筆者反而捨棄自家車，改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一是響應環保運動，二是可以節省開支，因此，筆者家中的車幾乎一週難得開上一次，經常靜置在車庫中蒙塵。筆者認為與其在車陣中衝鋒或坐困圍城，令人不愉，不如搭乘永不會嚐塞車之苦的火車，若路遙仍避免不了塞車，何不選擇搭乘公車？既不用開車傷神，又可享八公里免費優惠。再者，坐上公車後賞風景、看閒書，任他窗外喧囂擾攘，我自悠遊，獲得更多心靈上的靜謐，又何嘗不是一件樂事呢？

藉由司馬攻的妙筆，引領我們進入了 1995 年 2 月 15 日被喇叭聲遮掩而暈天暗地的曼谷街頭，從中也不禁令我遙想近二十年前臺北市因為蓋捷運而進入交通黑暗期，天天在車陣中拚搏的時光。作者與我雖身處於異地，相隔萬里之遙，但卻通過同樣的文字，一起品味塞車的共同滋味，這就是司馬攻域外華文的精妙處。尤其從中可以領受作者豁達大度的人生觀，從而發現只要輕鬆地改變想法，心境瞬間一轉，臉上自然會展露燦爛的微笑，如此便可以暢行無阻，與四方領首的陌生人在空中共同擊掌歡呼。





圖 3：穿梭曼谷車陣的泰國公共汽車，轉引自 <http://4.bp.blogspot.com/-8-A2Xq4ujos/TqriqELvGrI/AAAAAAAAACaY/WwvWdNJMymQ/s400/DSC05137.JPG>



圖 4：現代化的泰國曼谷「素坤逸線」天鐵 BTS，轉引自：  
<http://zoutaigu.com/wp-content/uploads/2012/05/BTS.jpg>

【附錄】司馬攻〈微笑在空中擊掌〉

每天早上從家中開車前往我工作的地方，路程約二十多公里。這段路程除了頗遠之外，還有幾處難關。

第一道難關是汽車從我家門口開出之後要轉入素坤逸路時的困境。

素坤逸路被列為目前曼谷市區六大塞車馬路之一。這條馬路經常塞車，早晚二段時間更是嚴重，三排頭尾相接的汽車，堵死在馬路上，阻擋在我的車前。好不容易等到橫在我面前的車子蠕動了少許，我便乘機輕踏油門，將車頭伸出幾寸，看看有沒有較為有良心的駕車者將車子停下，網開一面讓我的車子轉入馬路。但是，很少遇到有「良心」的人，因此我的車子也不容易進入馬路。

早上的素坤逸路，堵塞著的汽車排列，一般都是十多分鐘才流動一次，如果不把握機會，將車子擠入馬路，一等待，二等待，有時花半小時的苦等，我的車子還留在原地不能移動。因此，我一見有空位可乘，就冒險將車頭伸

出。「叭、叭、叭」汽車的喇叭聲響起來了，猛按著喇叭的司機一邊響著他的喇叭，一邊唬著臉，圓起眼睛，將兩道突突的凶光向我臉上射來。

「你發什麼凶？」我心中嘀咕：「你的車向前移動不遠就又要停下來的，倒不如放我一馬，將車子開入馬路，然後我就轉到那邊的馬路去，各走各的。我不跟你在同一條路上爭先，你何必寸寸不讓。」於是，我也不甘示弱板起了臉，以眼還眼，放出了兩道不友誼的眼光與他相鬥。

有一段時間，我經常以橫眉冷對他們的三角眼，在各不相讓但又不得不讓的情勢下，在各顯膽識，亦守亦攻的險境中待機將車子開入馬路。

進入了大馬路後，真是過了第一關。接著又要將車子切入右邊的第二道行車綫，及第三行車綫，以便在馬路中央缺口處，將車子作九十度的大轉彎，向馬路的另一邊開去。

積四十年的開車經驗，我每天的連過三關，雖然有驚，但都無險，從來沒有發生過事故。

自從素坤逸路塞車起，我一連好多年，都在惡臉相向，橫眉熱對，緊張弄險之中「過五關斬六將」。

終於有一天，我突然萌生一個感覺：這種不友好的開車方式，於人於己都沒好處。於是我改變了態度，把「惡臉」收起，採取了笑臉攻勢。我首先在心中植起了笑苗，再把真情的笑移上了臉，一見有機會可把車子開入馬路，就把車窗按下，舉起了右手，向橫在我眼前的汽車的駕駛者，連連行著舉手禮，這種手勢和微笑，收效非常顯著，大多數的駕車者，見到我的手勢和微笑，便停車讓路。

不過也有少數的駕車人，他們熟視無睹，見微笑而不動於衷，車子緊跟著前車向前移動。可是他的車只開出一、二公尺，就又擋在我的車前。我也不生氣，悠悠笑意却從心中騰起，臉上的笑容更濃了。人要健康，一日需三大笑，我雖沒有大笑出聲來，但心中確是樂也融融。

我的車子要開出大馬路，先要通過靠左邊的第一道行車綫，這道行車綫也是公共汽車專綫。早上，公共汽車一輛接著一輛的堵塞在專車綫內。於是，我每天早上面對著的大都是公共汽車的司機。十年來我所採取的微笑「攻勢」不單得到了一定的效果，同時，由於時長月久，居然認得了不少公共汽車司

機。現在這些熟臉孔一見了我的車，他們就把車子給停下來了，並先行揮手讓我的車子有了出路。

他們這一禮讓，使我十分感動，於是我以微笑的臉、友好的眼光回答，同時連連地舉手頷首致謝。我這一連串動作，包括了注目禮、舉手禮、鞠躬禮，幾個禮節一齊向對方報施，這正如古語所說的「讓禮一寸，得禮一尺。」

曼谷的塞車，可真是嚴重，當我的車子轉到馬路的另一邊時，那些讓路與我的駕駛者的車子，依舊停在原地。這時我與他們已各奔前程，我向東走，他往西行，可是大家都行不得也！有時我從車窗轉過頭來，向那些放我過關的司機們微笑，他們也跟我笑了。

惡眼相對，橫眉相向的日子終於過去了。同一方向的、反向的，大家都無可奈何的跋涉在一條路上。不算有大緣，也該有小緣吧。大家都投入在這跋涉的塞車的苦緣之中，惡眼相向雙方都得不到好處。

同是道上跋涉人，見面何必增相惡。現在我習以為常，早上車開出了門口便飄出一朵朵的微笑，加上無數個點頭，以及頻頻敬禮的手勢，輕輕地揮出一個友誼的渡口，讓我轉過馬路的那一邊，然後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從背道而馳，微笑在空中擊掌。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五日

#### 【附記】

本文為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博士班吳福助教授推廣「世界華文文學」教學項目的習作。承蒙吳老師寄呈長春大學光華學院中文系主任趙國璽教授，趙教授評曰：「周評司馬攻〈微笑在空中擊掌〉寫得很好。使人不禁了解了司馬攻的文章，也了解了異域風情，可以說融知識性、生活性、娛樂性於一體。我曾經在泰國皇家大學講學，深知曼谷交通之弊，但是，擁堵總是在微笑的泰國司機面前疏散。泰國人會作揖，會微笑，會哈腰。於是，少了許多紛爭。我們何不也學學用微笑解決擁堵呢！笑臉可以融化人們心中的冰塊。」趙教授的評論，為司馬攻的文章提供很好的佐證，因全錄以供參考。